



新時代的起點

訪簡明輝之記 1990 年代末的台北縣美展

Dawn of a New Era

Interview with Chien Ming-Hui for the Taipei County Art Exhibition in the Late 90s

方偉文、彭賢祥，〈舟〉，台北縣第六屆美展：環境藝術，1994

文 | 吳思瑩 Seeing Wu

「我們站在新時代的起點。未來十年，是人類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十年。」這是《2000 年大趨勢》作者奈思比（John Naisbitt）與奧伯汀（Patricia Aburdene）在書中提出 1990 年代是全世界經歷劇變的十年之觀點。這同時也是 1993 年第五屆台北縣美展籌備委員盧天炎在紀念專輯所做的引言。且讓我們和當時的美展承辦人簡明輝一同回顧這段勇於突破，如浪濤奔騰的台灣美術變革行跡，那些曾多受批判的前行者，或許會在 20 年後的今天嘆服自己當日那麼勇敢的決定。

1993 年，台北縣第五屆美展籌備委員會決定玩場不一樣的遊戲。當時的美展承辦人簡明輝，現在的身分是公共藝術案企劃與藝術家，自稱為「藝術工頭」的他，近

年已從文化中心的美展承辦人員重拾藝術家身分，全台各地都可見其創作的大件雕塑作品。彼時，他想從這個理應照章辦事、蕭規曹隨的位子上興起一番改革，回溯那段日子，似乎都像一場夢。不過，卻並非夢醒時分僅留殘痕，那段歷程，著實為 1990 年代的台灣美術投擲出一片眾聲喧嘩。

創作的角度很寬大

「第五屆美展我更改成平面和立體兩項，籌備委員也是重新諮詢邀請的，這就是想換新的腦袋來做事。」這番改變約莫是台灣地方美展上一次驚天動地的革命，而武器就是被迫讓學院藝術家繳械——丟掉原來擅長的傳統

左：台北縣第五屆美展立體類得獎作品：袁廣鳴，〈歡迎〉，綜合媒材（素描、日光燈、刀子），1993。轉引自《台北縣第五屆美展彙刊》，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頁 43



右：台北縣第五屆美展立體類得獎作品：吳瑪俐，〈大發汽車〉，綜合媒材（木板、塑膠皮），200x200x200 cm，1993。轉引自《台北縣第五屆美展彙刊》，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頁 51



媒材和批判題材，在二維和三維的世界重新看待自己和藝術之間的關係。

簡明輝也是科班出身，1989 年他從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因為家人勸說當藝術家很難生存，他決定暫棄畫筆先到文化中心工作。他自己也說不上是不是藝術家性格驅動使然，在和當時台北縣立文化中心主任劉峰松討論後，決定從第五屆美展開始，取消過去參選作品類別七大類媒材框限，合併為平面及立體創作兩大類。誠如劉峰松嘗言：「創作的本質比材料的分類更重要，因此打破媒材的限制，將使藝術創作的空間更形寬廣。」由此可見，這個地方性的美展改革的起錨點，就是想找出在媒材歸類以外藝術家的創作初衷。

這個作法就當時的官辦美展來看絕對是「破格」的，但對於已沸沸揚揚各起山頭的藝術團體來說並不算新鮮事。只是，這倒印證了簡明輝說的，「過去那麼多經費辦展覽，都是保護了相同類型的藝術家，辦來辦去，參加的都是同一批得獎好手。」他認為，那時確有心改革，最大目的就是讓另一群進不來官展的藝術家有舞台，如此就得改變美展遊戲規則，大開大門，那些人才拿得到鑰匙進門走一遭。根據簡明輝觀察周遭同學，他說：好的藝術家離開學校，超過 5 年沒有展覽就會離開

藝術圈。他直言，這是社會國家損失！「若這些從小到大都想走這條路的青年藝術家能繼續做下去，累積一定的展覽資歷，一定會回到創作面上。」當時的台灣處於政治戒嚴體制解除不久後的時代，批判政治題材方興未艾，但他質疑，做這些主題是真的從藝術家角度深思嗎？他以為，創作不該把槍口對準政治，而是直接回到原點解開對這世界的疑惑，就像許多世界知名藝術家解開色情的神祕面紗，讓其登上藝術殿堂一樣。

與作品對話

台北縣第五屆美展吹出了地方政府官展改革的第一聲號角，而它也像義民起義一樣，反正要革命，先把想做的事都攬進來，遊戲規則也相對複雜。

針對這次參選條件的革新，評審委員網羅電影、文學、藝術等不同領域專家，評選方式則改變前四屆美展一整天馬拉松式完成評決作法，另採初選、複選及再決選的三階段作業方式，期望能「挑出深具原創性的藝術作品，並力求擴大美術作品的文化內涵。」

這屆的籌備委員延攬了盧天炎、黃海鳴、林惺嶽及倪再沁等四人。盧天炎指出，此回美展參選制度作了幾項修



陳彥明、林孟玲、蔣盈汀、蘇郁驊，〈潮騷〉，台北縣第六屆美展：環境藝術，1994



蕭麗虹、陳德平、陳正勳、陳源興，〈引渡〉，台北縣第六屆美展：環境藝術，1994

改，包含：集中並提高獎金額度，一個人有 15-20 萬元；由以往材質的分類改成平面與立體二項；競賽過程分初、複、決賽三部分，必須提出系列作品來參加，展出時亦以較為完整呈現藝術家風貌的系列展示為主；列為保險規則準備事務的安全；競賽過程完全公開；由籌備會議決定，推選籌備委員黃海鳴進入評審團執行溝通與檢視工作。以今日檢視，取消舊式的分類或可類比台灣娛樂圈盛事——金曲獎有一天可能不再另立國語、台語及客語歌曲等各別競賽獎項，而如多年來某些音樂人倡議的：回歸到音樂本質來同場競技。針對此作法，黃海鳴也在〈關於台北縣第五屆美展〉一文提及：「各種藝術表現放在同一個戰場，沒有保護，只有公平的競爭，它會刺激原因受保護的藝術改變性質……」不過，此中言說的「公平競爭」現在觀之似較為武斷，但其目的皆是導向希望曾經被官方美展排除在外、視為怪物的人有機會展現他們的奇異想像。

同時，第五屆美展還有一個值得注意和關心的走向。籌備委員議倡的「評審之深度參與」與「責任藝評制」，推翻了過去批閱考卷式、速戰速決的當下立判，而期望創造現今名之「與作品對話」的空間和機制。平面類評審委員石瑞仁則建議，往後續辦不妨採取主題展模式。因為他認為，雖然此屆美展已跳脫原來公辦競賽展充斥

而普遍的因循行事，但本質上並未脫胎換骨。因此，他與黃海鳴不約而同建議，未來可走向特別專題策劃展覽，主動邀請適當藝術家參展，「因為此種模式似已成為專業藝術家對於公辦美展之最新期望，而主題展的策劃，需要的是平時的觀察與投入，而後從中攜出可資展現的議題。」有趣的是，不久之後，台北市立美術館就舉辦了第一屆雙年展，而台北縣美展在第六屆展覽則做出了更石破天驚的改變，雖然，回響不如預期，卻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動態藝術展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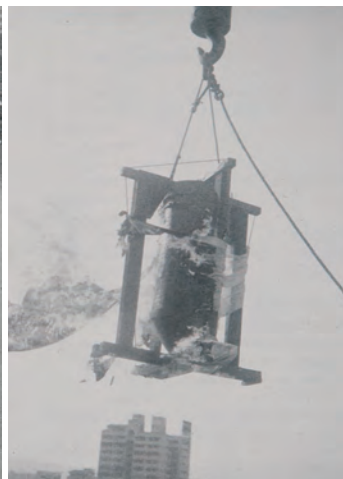
藝術在外面，不在裡面

僅僅是前後兩屆，台北縣美展就在 1993 年的第五屆與隔年的第六屆形式上有了極大翻轉。誠如前述，第五屆取消了媒材類別參展，僅分為平面及立體兩類，同時建立深度評論審查制，到了 1994 年，連上述二類也取消，並請職銜為「籌劃人」實際工作為現今策展人的倪再沁統籌「環境藝術」主題展。

這場為期月餘，從該年 3 月 19 日至 4 月 26 日在板橋華江橋下河灘綠地、三重市忠孝橋與中興橋下沙洲、淡水鎮中正路與油車口交叉口旁河堤，以及新莊大漢橋河堤旁等四處露天淡水河畔地點展出的環境藝術展，可說是



盧映如、黃子芸，〈水舞〉，台北縣第六屆美展：環境藝術，1994



侯宜人、葛理漢，〈掉進河裏〉，台北縣第六屆美展：環境藝術，1994

讓官辦美展走到一個前所未想的境地，同時也是台灣美術史上罕見的環境藝術展。上一屆複雜的三階段評選制度此回已不復見，二則是由一位展覽籌劃人全權負責，這都是先行於台北雙年展的創舉。

前屆評審盧天炎的評審感言就曾指出，「美展——一個鼓勵與溝通社會美術教育的環節，不應只停留在反應大眾的傾向，而更應積極站在開導、先啟、教化民眾精神生活品質、美學知識素養，以及人文的觀察和關懷上。」此番引導出藝術社會功能的想法，的確落實到第六屆台北縣美展的作法上。倪再沁曾於〈邁向無限寬廣的世界〉的展覽論述說明，1960年代是歐美某些前衛藝術家「從集體的心智恍惚情境中醒轉」的年代，他們將眼光從關心個人的微觀世界挪開，進而從美感形式主義走向外在世界，頓時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自然都可入題，也從此開闊了藝術創作界域。這段陳述對於他希冀藉藝術反省人們身處的環境，不單只是藝術家自我中心的宣誓，而是一次又一次人與環境、社會、自然互動的方式。

倪再沁直接把展覽現場拉到淡水河畔，這條在台北生活的人日以繼夜都可能接觸到的「生命之水」，彼時仍是污臭濁黑不堪。他以為，或者從徵選作品裡，先找到

有深刻的淡水河經驗之作者，繼而將觀賞者拉到淡水河畔，也許就有可能從這裡找到藝術根植於本土的方式。文化中心主任劉峰松為文說明，「此屆展出的地點在台北縣境內的淡水河中或河岸，參展者不是在河邊架起畫架來畫畫，而是在河邊手持工具勞動，他們在做什麼？三個豎起的大漏斗、河水由上而下奔洩，一艘閃閃發光的夢中之舟，八具圈在一起不停轉動的水車，一千個隨舞動的汽球，從吊車上墜入河裡的巨石，這些在大地而不在室內的巨大藝術形式都是對淡水河的省思所做的儀式性回應，它們強迫觀者在欣賞的同時，在進入環境氛圍的同時，思想起這條河的今昔與未來。」此段言述似可證明當時承辦人簡明輝所說的，從第四屆台北縣美展開始，就想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來完成一次前所未見的美展革新，從其留下的文獻資料看來，籌備委員也在過程中對於如何呈現能與群眾互動的展覽投注心力，而不只是辦展交差，讓官展常勝軍再記上一筆功勳而已。

耙梳這段逸離官展軌道的美術史，還有一個有趣的發現。當時倪再沁已用「Curator」稱呼像他這樣的專責展覽籌劃者，其將構想付諸實現的源頭，其實就是整個展覽的重心所在，「換言之，把展覽的呈現當做一種創作去面對去完成。」接著，他不忘說明：很顯然的，這種以 Curator 為主導的展覽功能，在台灣還是頗具實驗



關於 黑色的雲……



上：台北縣第七屆美展，季鐵男，〈黑色的雲〉，季鐵男工作所環境藝術作品發表會請柬
下：台北縣第七屆美展，吳中燁，「台北空中破裂節」的人形汽球，1995年5月13日

性的，也必然存在著爭議性。不過，第六屆台北縣美展的確從爭議裡找到了一絲和群眾對話的縫隙。透過〈引渡〉、〈潮騷〉、〈水舞〉、〈舟〉、〈掉進河裡〉等5件作品展出，不論是讓路過的機車騎士淋到〈引渡〉工業漏斗落下的淡水河髒水，訛傳有人跳河而吸引路人圍觀，或是穿過一大片草原來到佈滿1000個汽球的中興橋沙洲，以及嗅聞石短箭掉進大漢溪伴隨水花乍起的臭氣的觀眾，卻對這一剎那報以歡笑鼓掌，這一切，讓人噗嗤大笑，也如倪再沁所言，「這已死亡的河流（溶氧量是零），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藝術再強暴一次，看了令人驚心。不過，群眾是以歡笑鼓掌來慶賀巨石落水，唉！環境呀！這才是真正讓人痛心的『環境』呀！」身為一位極具人文關懷的藝術家與學者，倪再沁把整條淡水河流域變成一座巨大的劇場，雖然觀眾零零落落，演出舞台也臭氣沖天、垃圾四溢，甚至常有雨攪局，但這種種一切，正是他想極力言說的「環境省思」之道，同時也引發以藝術事件探討人與環境關係的諸多言論，這何嘗不是正面的效應？

蒙而未發的實驗階段

「蒙而未發的實驗階段」是倪再沁對這次展覽的界定，他也坦言，如果能先策劃一個環境藝術週，或者更能滿足一般大眾想來接近這場展覽的好奇，進一步起而行親臨現場。不過，無論如何，地方的歸屬地方，就是彼時從高雄北上接下這份工作的倪再沁一直以來的信念。他深信，當地方文化中心找出自己的特色，對當地文化、環境、風土進行反省，才能把思考轉化為藝術形式。雖然在接受《藝術家》雜誌時他自剖這次展覽不算太理想，甚至對於看到創作計畫書的驚豔跟實際執行的慘不忍睹也讓他有點意外，但作為一位深度人文關懷的創作者，他仍然相信「藝術可以洗滌靈魂」這句古老箴言，只是同志仍須努力罷了。

淡水河上的風起雲湧

倪再沁感性的省思言猶在耳，時序來到了 1995 年以「飛向天空」為主題徵件的第七屆台北縣美展。這次掌舵者是林惺嶽，展覽經費從原有的 300 萬元躍升至 600 萬元，地點則定於三重市二重疏洪道重新橋運動公園，即中興橋和忠孝橋之間河堤外的高灘地。10 組入選藝術家同時在河道旁發表作品，涵蓋了季鐵男〈黑色的雲〉、潘聘玉及簡吟如〈河之祈歌〉、黃國榮等 4 人〈魚水之歡〉、吳中煒〈空中破裂節〉、邵蓓蒂一家〈外星人親善訪問團〉、蔡淑惠〈祥雲納福〉、彭賢祥及方偉文〈播種計畫〉、倪再沁〈河之斷想〉、王為河〈人性空間〉，以及王國益、林伯均、黃志陽、曾雅蘋集體創作〈淡水河的顏色〉。

上述名單除了看到前屆籌劃人倪再沁以藝術家身分直接到第一線作業，吳中煒的〈空中破裂節〉還延伸為 4 月到 5 月中旬在同一場地舉辦的「台北空中破裂節」。這個活動十分有趣，甚至像一場洋溢世紀末氣氛的惡搞！藝術家將從台北地區各處撿拾而來的洗衣機、音響、麥克風等文明產品，升上空中再任由落地砸碎，以尋思人類物質慾望無窮無盡的行為。引起極大反響的是，現場也開放讓民眾參與拋落文明物的活動，一時間各種被都市水泥巨獸圍困的情緒，好像都找到了宣洩出口。同時，三重各國中小風箏比賽亦同場展出，呼應了「飛向天空」的美展主題，是當時藝文版記者認定的「可賞可遊可玩」的活動。

若從倪再沁對第六屆展覽的回應：「藝術極需從自我的禁域裡解脫回到生活中，重返人間大地，讓藝術不再那麼遙遠，不再『與世隔絕』。『環境藝術』是一個值得我們去探索的領域。」這段話看來，後來定名為「淡水河上的風起雲湧」的第七屆台北縣美展極像是台灣官辦美展革新一三部曲的尾聲。而且，當時也出現了幾回民眾親身參與的另類互動。新聞報導曾指出現場有民眾破壞的狀況，甚至有位想把鋼管拿回家當絲瓜棚架、導致整

建作品倒塌的阿伯成為了「現行犯」，苦主正是裝置〈黑色的雲〉的藝術家季鐵男。

這段軼聞現在看來頗令人忍俊不住，但換個角度想，如果藝術品會想讓人摸摸看，或者根本摸不著頭緒這是「藝術界」的逸品，卻被路人當成散置的廢棄物，倒可想見台灣當代藝術一路走來有多少這些沒被言說的跌跌撞撞歷程。

藝術不是死的

如同簡明輝回顧，第六、七屆台北縣美展建立出籌劃人要承擔所有工作的機制，其實真正想言說的就是「藝術不是那麼死的，概念不見得要用媒材來分，當時這些都是實驗性作法。」但他認為，「這條路畢竟都是台灣藝術人要走過的，而且，走過就知道會帶領出大家進入另一個美展形式。」這種作法就是現在申請展的先聲，而在過程裡，官方、策展人及藝術家三方都在學習，他也是置身其中的一個環節，「就是盡個人本分力量去完成！」當然，除了概念先行及審查、徵件形式的改革，由於媒材複雜，承辦單位也必須全心協助藝術家解決媒材和裝置技術上的諸多問題，這些都是有別於傳統美展不為人知的面向。

台北縣文化中心當時在《雄獅美術》刊登了整頁書寫四個大字「敬請期待」的廣告，就簡明輝的詮釋，他認為這是彼時主辦方表達了學習如何將藝術帶到民間的態度，他們不但讓在地人去面對不願意承擔的環境惡果，也讓藝術家真的看見群眾與環境激迸出的火光，如同 20 年前臭味四溢的淡水河河水濺到路人時的嫌惡之情，當異議聲響與古怪行徑伴隨藝術之名要求眾人逼視時，這段未隨淡水河河水流逝的官辦美展「番外篇」，是否能在今天讓人們重新感受藝術之為藝術的可愛可親呢？

本文作者為自由撰稿人